

李林譯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林译文集. 第二卷/(俄罗斯)冈察洛夫等著;李林译;汪致正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

ISBN 7-02-005231-2

I. 李… II. ①冈…②李…③汪… III. ①李林-译文-文集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54593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周小滨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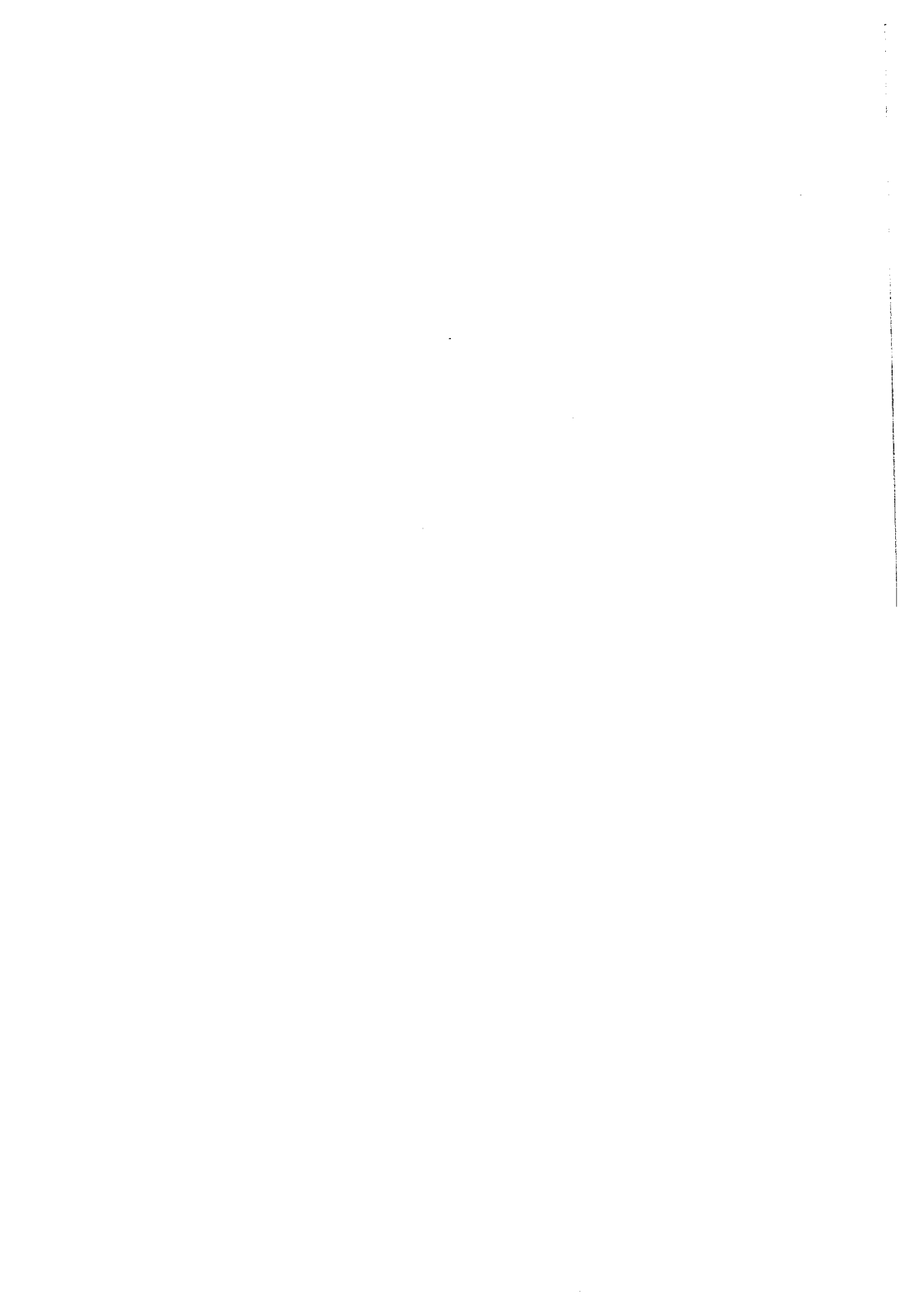
莫洛博士岛	(1)
附录 故艾尔先老人	(149)
无名岛	(177)
阿列霞	(279)
战争	(381)
月球旅行	(457)
伊达	(511)
《李林译文集》后记	(558)

莫洛博士岛

〔英〕威尔斯 著

李林 黄裳 译

莫洛博士島





康 斯 爾 威

第 一 章

我并不打算在报纸上已经发表过的关于范夫人号沉失的记载以外来添加些什么。人人都知道这只船离开了卡劳第十天上就和一只漂流的船只撞上了。救生船和它的七个水手在十八天后被皇家炮舰桃金娘号救起。他们所经历的艰苦几乎和那更可怕的水母号事件同样地流传着。然而我现在却要在已经发表了范夫人号的故事上来添加一个同样可怕而且更奇特的故事。直到目前为止，大家都以为停留在另一只小船上的四个人，已经丧失了生命，不过，这是不正确的。对于我这几句话有一件最好的证明——我就是那四个人中间的一个。

可是，首先我必得声明：小船里从来没有四人；船上只有三个人。“舰长看见跳入小船里”（这是一八八七年三月十七日的《每日新闻》的记载）的康士旦士并没有跳在船里。这时于他是不幸，对于我们却是很幸运的。他从破损了的船艙斜檣的绳缆堆中脱身出来正向下跳的时候，他的脚踵被细绳缠住；他在空中倒吊了一刻就落下在水中撞在一块漂浮着的木

块上。我们把船划上前去,但是他始终没有浮起来。

我说他没有和我们一起是一件对于我们很幸运的事,其实我也很可以说对于他本人也是很幸运的事,因为事变来得太突然,同时那只大船又没有对于任何灾患的准备,结果我们只带出了一小瓶淡水和一些被水浸湿了的饼干。我们以为在救生船里的人们有着充足的食粮(现在看起来他们好像也并没有),所以我们就努力向他们叫喊。他们大约不曾听见,等到第二天过了正午雾散雨停之后,他们却踪影全无了。为了小船一直在颠簸的缘故我们不能站立起来四面张望。大浪不断地卷来,我们历尽了艰苦才能使船头向前。同我一起逃生的两人一位叫海耳麻,他和我同是旅客,另外一位是一个身材矮小略带口吃的水手,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一共有八天之久,我们饿着肚子漂流,并且在淡水喝完之后遭受着那难忍的口渴的苦刑。从第三天开始,海洋慢慢平静起来,最后竟至平如镜面。普通的读者要来想象那八天的景象简直是不可能,因为在他的记忆里他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用来想象——这在他本人是一件很可庆幸的事。第一天经过了以后,我们彼此极少交谈,不是躺在船上望着天际,就是瞪着那一天比一天更大更憔悴的眼睛,让灾祸和软弱制服我们。太阳变得无情。在第四天上淡水就喝尽了;我们已经开始想起稀奇的事情,又用眼睛述说它们。可是依我想来,直到第六天上,海耳麻才把我们大家的思想说了出来。我记得我们的声音是又哑又低,所以我们把身子弯在一起好节省我们的话语。我竭力反对这事,却主张把船击沉,大家葬身在跟随着我

们的鲨鱼口中。然而等到海耳麻说起倘若他的提议被接受，我们就有东西喝，那个水手就走到他的跟前。

但是我不肯抽签。到了晚上那水手一次又一次地对海耳麻低语，同时我却坐在船头，手中拿着我那把折刀——现在我倒怀疑我那时是否有力量来争斗。次日早晨我同意海耳麻的提议，我们用一个半便士的铸币来决定那个多余的人。

噩运降在水手的身上，但是他是我们三人中间最强壮的人，他不肯听从这个决定反而用双手来打击海耳麻。他们纠缠在一起，几乎站立起来。我沿着船边向他们爬去，打算捉住水手的脚来帮助海耳麻，可是船的摇动使得水手颠簸，他们两人都跌在船沿上，随即一起滚入水中。他们像石头一样地沉了下去。我记得我为了那个还笑了起来，后来又诧异我为什么发笑。这笑就像一件外来的东西突然抓住了我。

我在横座板上躺了不知多久，同时在思索假使我有力气，我就要喝海水，让我自己发狂以便死得快些。就当我躺在那里，我看见了一片风帆从地平线上出现并向我走来，可是我并不比看到一幅图画感到更多的兴趣。那时我的意识一定在开始丧失，然而我现在却把当时的一切遭遇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记得我的头脑和海水一同摇动，地平线和它上面的帆上下地舞动着。可是我也记得同样的清楚，我觉得我已经死了，又以为他们稍稍来迟了一刻，不能在我的肉体里捉住我真是一件好笑的事。

经过了一段无尽的时间（我那时是这样觉得），我把头放在横座板上注视着那跳动的双桅船从海上升起，它在一个广

大的范围里不住地来回转动,因为它是一直冒着上风行驶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设法引起注意,并且在看见了它的船身以后和后来发现我自己在船尾一间小舱房里以前,这期间的事我都记不清楚了。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被人抬到舷门,又记得一张长着斑点和红发的大圆脸伸在舷樯上望我。我又有一种不连续的印象觉得有一张长着特别锐利的眼睛的黑脸靠近我的脸,可是在我后来再看见它以前我一直以为是一个梦。我记得有某种物品从我的牙齿间倾倒过。我所记得的就只是这些。

第 二 章

我躺在里面的那间舱房又小又不干净。一个有着淡黄色头发,粗硬的唇髭,突出的下嘴唇的年纪不很大的人坐在旁边握住我的手腕。我们暂时互相注视,并不做声。他的水汪汪的灰色眼睛毫无表情。

不久就在上面传来了一种声音,就像有人敲打一根铁床柱,也像某种大动物的怒号声,同时那人又开口了。

他重复他的问句:“你现在觉得怎样?”

我想我是回答说我觉得很好。我记不起来我怎么会来到那个地方。他一定是从我的脸上看出了这个疑问,因为没有听见我的声音。

“你是被从一只船上救起来的——快饿死了。船的名字是‘范夫人’，船舷上有许多奇怪的印迹。”就在那时我的眼光落在我的手上，手瘦得好像一个龌龊的皮袋充满了松散的骨头，船上的一切事件我又突然记起来了。

“吃点这个，”他说着就给我一些冰过了的红色药品。它的味道就像血一样，可是它却使我觉得体力恢复了一些。

“你的运气真好，”他说，“会被一只有医生的船救起。”他说话时口音微微有点含糊不清。

“这是什么船？”我慢慢地说，长久的沉默使我的声音发哑。

“这是从亚利加和卡劳来的小商船。我从来没有问过它最初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猜想大约是从那生来就是傻瓜的国度里开驶出来的吧。我本人是从亚利加上来的搭客。这船的主人同时也是船长，这个蠢驴名叫德威司。他好像把他的证书也弄丢了。你知道他是哪一路人，坏名字尽够多的，他却给这船取个‘伊白加宽哈’。”

上面的闹声又重新开始，低浊的怒吼和人声杂在一起。随后又有另外的声音叫一个“为上天所弃的白痴”停止。

“你那时几乎死了，”我的对谈者说道。“真的，实在只差一点点。可是如今我已经喂了你一些药了。觉得手臂发酸么？打的针呀。你人事不省差不多已有三十点钟。”

我慢慢地思索。这时我的注意力被一群狗的吠声扰乱了。“我能够吃点坚硬的食物么？”我问。

“这也全亏了我，”他说。“现在正煮着羊肉呢。”

“不错，”我坚决地说，“我能吃羊肉。”

“但是，”他略带犹豫地说道，“你知道我很想晓得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船里。”我想在他的眼睛里看出了一些怀疑的神色。

“叫得真讨厌死了！”

他突然离开舱房，我听见他和别人激烈地争辩，那人用含糊不清的口音回答他的话我听不清楚。这件事好像是武力解决，可是关于这个我却以为我听错了。过后他大声对着狗群叫骂，然后回到舱里来。

“说吧，”他站在门口说道。“刚才你正要告诉我。”

我对他说我的名字是艾德华·卜伦狄克，又告诉他为了解除我那安适的独立生活的毫无生趣起见，我研究过博物学。他对于这个似乎感到兴趣。“我自己也研究过科学，我在大学学院学的生物学——取出蚯蚓的卵巢，蜗牛的齿舌，和那一类的事。天呀！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可是说下去吧——把这小船的事告诉我。”

我用了极简短的话语（因为我依然十分软弱）述说了我的故事。他对于我的坦白叙述显然感到满足。等到故事说完以后，他又把谈话的题目转到博物学和他自己对于生物学的研究。他仔细问我关于吞吐汗路和高耳街。“加卜拉直的生意依旧兴隆么？那所店铺真不得了！”他显然以前是一个普通医学生。谈话的题目又移到娱乐场所。他告诉我一些轶事。“十年前就和这一切分别了。从前那一切多么有趣！不过我自己也太傻……还不到二十一岁就弄得精疲力竭了。我敢说

如今却一切都不同了。可是我必得去看看那个蠢厨子,看他把你的羊肉煮得怎样了。”

舱面的吼声重新开始,这次却起得非常突然,并且带着极深的怒意,我不觉吃了一惊。“那是什么?”我喊着问他,但是门已经关上了。他带了煮羊肉回来,羊肉的香味激动了我的饿肠,我立即就把怒兽的吼声忘记了。

经过一天饱食足睡以后,我的体力恢复了大半,我能够下床走到窗孔前去张望追赶着船的海浪了。我知道我们这船是顺着风走的。当我正站在那里的时候,孟高梅立(这是那个淡黄头发的人的名字)走了进来。我向他要衣服。他把他自己的麻布衣服借给我,因为他说我在小船上穿的已经扔在海里了。我穿他的衣服略嫌宽大,因为他的肢体都是又大又长。

他不经意地告诉我说船长在他自己的房里已经喝得有七八分醉了。我穿好衣服就问他这船最后的目的地。他说它是开到夏威夷去的,不过先得送他在别处上岸。

“哪里?”我问。

“一个岛上……就是我住的地方。像我所知道的,它还没有名字。”

他把下唇突出凝视着我。他那突然装出的傻样使我想起来他是不愿意我多问他问题。“我准备好了,”我说。他在前面引路,我们一同走出去。

第三章

在舱口上有一个人阻碍着我们的路。他站在梯上，背向着我们，正注视着洗刷舱口。我看得出他是一个畸形的人，身材矮短宽阔而笨拙，背弯曲着，头颈上全是毛，头陷在两肩上。他穿一套深蓝哗叽衣服，他长着一头特别浓而且粗的黑发。我听见那些看不见的狗的怒号声，于是他就倒退下来，正碰在我伸出去挡开他的手上。他带着兽类的敏捷转过身来。

这样闪到我眼前的黑脸大大地吓了我一跳。这张脸真长得出奇的丑恶。脸的下部突了出来，那形状使人模糊地想到兽脸，那张半开着的大嘴露出我从来没有在人嘴里看见过的大白牙。眼角血红，褐色的瞳孔的周围只有极细微的白圈。他的脸上带出一种稀奇的神气。

“浑家伙！”孟高梅立说道。“你为什么不让开？”黑脸的人一声不响地跳在一旁。

我走上舱口，一面不由自主地凝视着他。孟高梅立暂时停在梯下。“你不应该到这里，你明白吧，”他用从容不迫的语调说道。“你应该到前面去。”

黑脸人畏缩地说道：“他们……不让我到前面去。”他说得很慢，声音微微发沙。

“不让你到前面去！”孟高梅立用着威吓的声音说道。“可